



儿在缅因州专门置地种林造纸，监督伐木工人，保证杂志的纸张供应；一会儿出现在仙人掌种植园，视察杂志装订线的原料生产；一会儿给乌贼挠痒痒，好让他们喷墨，搜集起来用于杂志的印刷；甚至连斜体字都是他亲自动手压斜的……就这样，Eustace Tilley 以一种幽默的方式，全程见证了《纽约客》的诞生。

后来的每一年周年纪念刊，《纽约客》都会对“Eustace Tilley”这个角色进行视觉二次创作，号召全球画家投稿，他的形象也从一开始的英国绅士，慢慢变成各种肤色、各种国籍的人像，或具象或抽象，或写实或写意。但总有一个姿态、一点细节，让老读者轻易就能从一堆杂志中辨认出他来。

2015年，《纽约客》创办90周年大庆之际，“Eustace Tilley”的再创作达到了巅峰——这一年2月的周年纪念刊，主题名叫“Nine for Ninety”，一共邀请了9位插画师，分别采用不同风格和绘画手法，创作出多达9个“Eustace Tilley”主题封面来。

《纽约客》的撰稿人 David Remnick 曾在一篇文章中描绘当年杂志创始人兼第一任编辑哈罗德·罗斯“主持的一门艺术”——每周二下午必开会，会议把所有编辑都叫来，将数以百计的草图草稿都一一摊开，请大家对这些即将会被选用在杂志上作为插图的漫画作品，进行巨细靡遗的集体讨论——小到一枚口哨的去留、汽车驶过路面的尘埃……一切细节都不会被轻易放过。

从创刊伊始，《纽约客》就确定了自己每一期的封面都是一幅别致的漫画。主创相信，读者拿到一本杂志，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封面，而打开一本杂志，大多数人首先选择阅读的，很可能是漫画板块或者幽默插图——因此，封面很重要，插图很重要。“这些漫画对《纽约客》来说是必不可少的。它们是读者首先阅读的内容。不要撒谎。你知道这是真的。他们奠定了杂志的基调。事实上，它们是这本杂志的标志，而且据我所知，它们是美国生活中流传时间最长的流行漫画类型。”Remnick 写道，“一个人负责为杂志挑选漫画的时间越长，就越清楚这些漫画有多么神奇。”

上世纪20年代的漫画家用钢笔和水墨勾勒他们眼中的三维都市，如今的漫画家用电脑制作动态的《纽约客》漫画封面——绘画的技术在更迭，而不变的却是“幽都市一默”的调性。《纽约客》的漫画被誉为“小巷的前哨”，已成为美国抒情现实主义的一部分。画家仿佛是对着现实主义作了一个荒诞的鬼脸——面对世间万象，《纽约客》从不叫嚣，而总是淡淡地嘲弄，“嘲弄本身，就是报道”。



《金因流浪罪被捕，1958》



《极地》

《纽约客》：真相保存者

不过，编辑们对待漫画的态度始终是慎之又慎的。以至于罗斯经常会因为意见不同，和画家们吵起来。画家们也非常坚持自己的艺术风格，1937年时，有一位叫瑟伯的插画师，重新提交了被罗斯拒绝的图纸，要求他考虑接受，并且放言：如果这幅画不精彩，我就吃了它！

每年，《纽约客》都会坚持搜罗全球优秀的艺术家和插画师进行漫画创作，也是如此的精益求精，使得每一期封面都可堪回味。美国著名记者巴克利曾经评价说：“说到底，对美国政治有真知灼见的，其最深层的真相的保存者和讲述人是《纽约客》的漫画家们，并不是那些信口雌黄的电视谈话的名流、权威或舆论引导者。”

确实，尽管《纽约客》并非是一本时政杂志，但它创刊将近百年来，有大量的封面漫画都与时事紧密相连，体现出作者和杂志对于时代大事的立场和态度，称得上是“新闻漫画”或“社论漫画”。

比如这幅 Ronald Wimberly 的《金因流浪罪被捕，1958》，就是以黑人运动领袖马丁·路德·金在1958年因为流浪罪被捕一事进行的封面创作，连金的西装被拉拽露出里面的白衬衫都与史实如出一辙。再比如这幅 John Cuneo 的《极地》，北极冻土已经呈现出土黄色，连北极熊都要去自动制冰机买一袋可怜巴巴的小冰块，可见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有多严重了。

2021年3月，400米长的集装箱船“Ever Given”在苏伊士运河发生搁浅事故，船体横陈将近一周，堵塞航道造成船只大拥堵——这次事故也被插画师 Mark Ulriksen 画成了《纽约客》